



熊耳文集

肆

和
1374
4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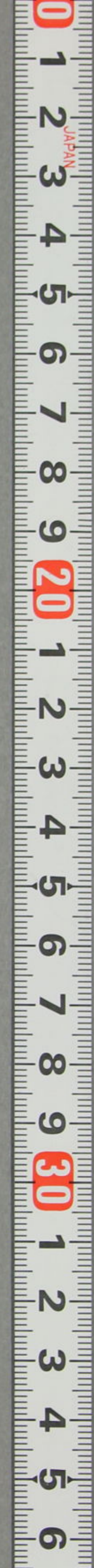
寄第

漢詩文

第 420 號

第 4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
1974
卷 4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姬路 滕 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墓誌

中根府君墓碣銘

君諱定恒稱覺右衛門下毛中方人其先字賀氏父
森重邑長三男君其第三子也長九尺膂力絕人邑

長君以季子特愛之邑長君卒喪闋有四方之志將
去或留之曰子以先人特愛之身請二兄分遺產以
居誰曰不然何必去為君不可也曰我雖不肖亦男
子乃不能自營藉先人餘燄毀傷兄弟之產以黔突
固非所願也遂去之東都改族中根為高遠侯步兵
鞅鞅不樂託疾欲去不許擢為監事持大體任寬和
禁有犯者誡之不必問尋增秩為長從奴屬馬步兵
多年少狼抗為難使也君率厲教諭各厭其意無不
唯命是聽矣即選於邑來皂隸中補從奴任其事者
雖年滿不得免歸至老不可用狼狽有至為頭陀者

君聞之上請從奴老不可用者免之入國卒從之因
是免歸者至今德焉通籍販者有誘從奴博於其舍
者君告絕其出入侍臣某以為冤君曰博天下之大
禁也犯之者當死况於邸內乎且夫以一市人陷公
家良民乎某銜之於是罷職居無何又出統役徒都
門芟夷之役用徒年數十人君夏月及其未滋蔓
日出游手一二人收之不過僅用十許人竣之蓋曰
凡事不逆時至勞費或有不計也其腹畫多此類矣
寶曆十二年壬午九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五葬東
都駒郊勝林寺法謚廓不君忠信天性人有過無不

教誨於年少特嚴不少貸也曰已耆老不格陷於匪
彝寧得罪於其子勿取怨於其父年少路見君至曰
根翁復來避諸他道然卒服其義無不慕之矣君以
節約頗得儉番之議而終不以小嫌易其行又廉心
一介不謾取於人二兄嘗欲分財君固辭不肯受曰
我既有祿矣非不義兄弟之財也使我苟有貪心何
以嚮者不言先人遺產而速去哉人有告急輒為辨
無問親疏以故自宗族以為不貲及卒纔辦葬具於
是人始服於其厚矣君生不讀書而喜人之學為教
授君擇師儒受業有惰則奮白梃責之教授君未弱

冠以文學彰名君督責之力也與書生談必移日藤
生某每過教授君必問君曰與卿言不如與阿翁語
也及教授君以異才聞教授世子大喜謂教授君曰
我自委質以拙劣之質任庸進班增秩賞賜無數可
謂榮矣而今老矣無以報國恩若有道獲乎上者如
此苟以有致萬一於將來者吾死亦不朽也初娶上
原氏卒再納五十嵐氏共無子養河合氏子即教授
君名經世字君美既葬建碣下毛中方邑祖兆則茲
是也君當行已雖兄弟之財却之而不肯受頗有如
為大甚者然而至為吏使下一任寬和曉喻閔恤一

何從容也與不讀一部書與書生談移日者符何必讀書而後學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既葬而碣魂氣無不之也於彼乎於此乎有不樂所自生者乎則不翅慮陵谷之變於周求之義也亦合矣哉銘曰魄也有攸歸魂也有攸依樂乎茲營次是生之所自

靖甫種君墓碣銘

種君諱高諶江源之裔出自佐佐木氏佐佐木實高者食邑於神崎郡伊庭因稱伊庭氏蓋室町時江州七部將之一也八世宗氏者以餘子別食邑於郡之種村遂氏焉及織田氏滅六角氏諸源散落種氏亦

或為僧或為農為農者世居於郡之蓮臺至景好生三子仲子道寅出為藩吏藤由某之嗣仕掌正吏計是為君父娶鷹取氏生君君襲職職兼贊納賦事君廉正詳密奉職謹慎素又有達才精於食貨諸物之理加以能察民間之情知其所疾苦及姦狀以故甚稱其職而在職四十年以勤勞故致仕特賜祿米以終身是為異數以優之也君為人質朴敦重絕口不言人之過惡篤孝年至三十未嘗有私財寡欲老益泊如無他翫好及致事唯築一小亭於蓮臺近先世墳墓地以為游息處時時往來觀田間之事以為樂

耳病且歿子弟請遺言曰非有大關係遺言何益且我無遺念焉用遺言終不復言延享丙寅八月九日也年七十葬城南十善寺山私謚曰靖甫配糟淵氏二子長某大次濟字元民有文學以野公墓所為誌請墓銘於余者也君自父時冒藤田者二世今從本氏者存所由出元民之志也余聞為仁不富然苟不以其道得之及一賣狼狽時即謂載我後車誰肯容之乎當君掌計贊納苟使有事於其間者算不能無入出而入不足以為耗闕出不足以為餘分規以私之人孰干不祥以察淵中為且有以夜間無知者來為壽我又何必犯不敬以屏之禮幣為以此二者則何富而不可致也而君廉正詳密奉職謹慎一毫不昧一介不取在職四十年如一日可不謂清乎其及致仕以服勤之勞食公養之祿以終身榮施於子孫則富亦孰大焉是謂以其道得之廉吏奚不可為也觀其臨終却遺言之請可謂知大體者矣銘曰江源之裔於焉為吏庶心稱職祿養榮施宜爾子孫尚有利哉

常府藩醫官小原君墓碣銘

君諱正西姓橘氏小原其先世仕宦家五世祖政秀

駿人仕今川氏今川氏亡仕加賀至其子政次有故
太仕雲藩至子政吉又去事高由侯為近侍有寵賜
佩方今猶在焉實君之王父也考諱正盛及高由封
削去客東都初為醫以良工仕今藩生君都郎君繼
業受方官醫數原梅塢君術大行以寵事藩君凡四
世如一日矣明和丙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葬駒郊
常檢寺君處世澹泊得寡欲稱今相公館林侯我先
君之介弟也及出嗣侯入為相善見君如在藩時君
亦因得以時候之一日公謂君曰子亦有求乎今以
我居此也凡於所以榮子者何不可得也君再拜謝

曰今夫雖微乎因藩君所賜代耕以得俯畜十數口
於臣足矣且臣老好亦從去其又何求焉唯願為子
孫得自經史以下書數部置諸家而力莫能致耳於
是公命長崎因其目貢華本某某賜畀之君素博聞
而頗涉釋典又喜與禪侶游商榷其旨及寢疾所善
僧來問引諸其室往復數番如平日翌日逝初配林
氏後吉由氏一女出林氏館山崎氏之子妻之曰正
參亦好學有君風餘子曰余以相公一言苟使君極
其所求雖在天者富貴亦何不易致也而不於彼而
於此則其人可知矣且其至所以遺孫謀者古人亦

有不以簞金易一經者而實獲君心則又知賢者之
 揆前後一也無論當司馬氏時自王公貴人以一時
 風尚許交於方外之士者即唐宋諸名公如韓潮州
 黃太史之輩往往不嫌與之游者非以其道為近理
 也蓋為厭世俗士而避之託以逃取豈得謂中心信
 之而然者乎君之於禪侶亦豈於斯者乎不然素博
 聞又涉釋典必能辨之然於是乎亦足以跡其澹泊
 處世者矣銘曰
 豈其求之乎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豈其與之乎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

誌石子誼衣幘塚

烏乎子誼女遺我而逝耶居則謂以女與我生同國
 而又其歲少我幾三十年死必收我者女也而今如
 此寧忍誌於女塚乎唯是以汝有視我猶父者門人
 之請不可辭焉乃慟哭以誌誌曰子誼姓石名宣明
 奧瀨上人也五世祖某事峽先主以射藝見寵至後
 主世不遇遂違之隱居自耕嘗以峽亡身不得死之
 為恨謂失士之義因戒子孫勿出仕故子孫世為農
 家事在余所為箭鏃銘序中也至子誼其為人個儻
 不羈慨然自震曰大丈夫生世苟有可以自見者雖

父祖遺戒亦可守乎我焉能以七尺之身一生役役從事於隴畝之中徒老死而後已我則不能也即不幸生平世無可自效猶不有文章者乎可以經國矣可以垂不朽矣為之豈不賢於已乎乃刻意讀書日屬文不能視生產謂我與在邊土無師友之鄉獨學終於孤陋如與天下之士游以博聞見於是有祖宗所遺田一廛以託家累於其親負笈出都與吾黨士以文章之業切靡數年大有達焉名亦從出生徒漸集為社縉紳多幣交受學者候家聞之有重祿聘之者子誼時有西游觀風之志辭而不就在都累罹災貧甚有為之臯伯通者為宇於濱上居之居歲餘病卒年三十八時某年月日也門人相議曰先生雖客死吾輩在矣擇地葬此何不可者唯是無親戚為之主者而在異日亦誰乎展其墓者且夫魂則無不之而願歸魄於異土哉不如遣反使其家葬諸先兆幽明兩安之愈也遂如其言而又議留其衣幘瘞諸某所某寺起塚其上立石以為門人思慕之表則余所為誌也子誼於詩及文能自出機軸欲與古人並馳唯天不假年有識者惜焉公士矢嶋公公世以門人侍病臨歛命其臣某氏護遺骸達其家而醫官某君

貞心病中藥餌卒後一切拮据盡力助之則所謂為
 之臯伯通者也承裕曰士有為而破產則人必譏之
 曰舍所守之故業從不可知之求苟有不濟不可中
 道遽變一旦狼狽豈不愍哉烏乎是亦鵠雀之喻已
 何足與論且濟否天也丈夫當初奚必如是其幾苟
 有幾者所謂志者亦不足尚也子誼以天不假故雖
 未效大而其志既已成名而不負於初足以間
 執譏者之口矣且夫雖客死不得大葬而得歿於門
 人之手而不於道路則亦何憾焉銘曰
 爰藏遺服致諸在茲致諸在茲云何不依

長坂督人墓碣銘

督人諱黑肱長坂氏督人字也稱平介居東都圓山
 因自號圓陵子父平六君辰春為高崎世大夫母齋
 藤氏七世祖宗成者仕鳥居鱒崎侯戰死于伏見之
 役宗成生宗勝宗勝生宗辰宗辰仕今吉由侯國于
 濱松時生宗長及高崎分宗長以附臣來為大夫是
 為平六君父督人少聰明九歲以父任入為童子郎
 及長出掌謁好學博涉群書且有才善著述詩及文
 既已具體矣從一時名賢石仲綠井子羽輩游皆得
 駿足之稱矣他技至如鎗劍弓馬類亦泛習焉而專

潛心學術謂何非邦家之備而獨至役人之術非學不可餘皆未免見役於人者已但見人之有攻一技者輒喜若已攻之曰如此於收功名乎何有其獎人者恒如此頗有大志嘗因事閉居月餘慨然曰使我以此沒身乎自史腐令所為吾豈辭之哉唯恐不終耳為人高潔通淹捷辨善談以故其及來納交於吾黨諸子吾黨諸子慕之不置每期會燕督人不在不樂而至則皆喜曰何遲也寶曆庚辰七月二十六日病卒年二十四葬于牛門寶泉寺督人先世有戰死于大役者則豈武功之後乎而彼一時也督人方今潛心學術則豈欲以文德顯者乎而此一時也奚相讓焉見有攻一技者輒喜若已攻之其豈不謂之曰與人為善者我獨至其謂役人之術非學不可大夫之子恒為大夫其志則可觀矣而卒不得觀其行命哉銘曰武功之後文德一時與人為善已有容之惟學在身可以役人志則觀矣大夫之子

兒貞之介墓誌

兒貞之介姓餘氏大内父承裕岡崎邸文學母山本氏寶曆元年辛未正月八日生九年己卯四月八日天年九歲葬下谷廣德寺兒生敦重恬靜不甚好戲

聰慧早曉事理生無何母病不能自養雇人以養之
既而所雇以夫亡再嫁有所將請辭去父母以兒猶
幼弱未可專任粒哺將不許之兒知之也從容啟父
母曰彼幸再有家又何言焉兒本無乳須彼至今日
不亦多乎自今以往兒能唯食是飯又能獨寐耳願
勿以兒故沮之也因即日請為製小被且自是絕不
近乳以示無戀念也於是乎父母感其言乃奪而許
之而所雇亦遂得無顧焉以去矣時兒實甫四歲云
視父事教授受業者日至稱已亦受業日挾冊載籤
與共進退以為戲初雖以為戲習遂成性漸致知字
於是比七八歲則能讀學庸論孟又勸其所共游十
餘輩多兄行者讀之而已親授之若有不審者必質
諸人以授之於是邨有一群小生相共推兒置諸師
友間曰蟬聯從事於斯不置而人稱我邨之尚學也
曰雖兒輩無不以鄒魯之風則兒實為之唱首矣其
夫也家人欲勿傷之問諸父父曰能曉事理以嫁人
又能勸學業以導友雖欲勿傷之也不亦可乎烏乎
嘗徒言小時了了者大不必佳於今雖欲為之有所
恤於後而可得哉銘曰

一死生齊脩短吾豈敢與艾榮寧蘭摧爾於頷

市川軍藏君及配瀧由孺人合葬墓誌

君諱正芳氏市川稱軍藏先世川越人至父正勝君
 與配張孺人偕來東都居焉聿委質高崎侯徙家高
 崎生二子正美以長嗣次即君別出仕及與長君遷
 東都郎長君迎養正勝君及張孺人正勝君及張孺
 人特愛君欲就君偕老時君祿微不足以承歡長君
 知之也輒與家族脫身出舉其宅與君君亦恐傷正
 勝君及張孺人之意不辭而受之於是人皆稱長君
 不議君以其各行其志以致其美也君讀書通大義
 傍及兵家言而於技擊亦多所長且有才幹足任大
 事衆莫弗服其能矣以故朝每有大任之選君中之
 衆輒喜曰是我固謂非君不可果然而其事一無不
 有濟焉終之以有賞賜者矣寶曆中今侯以留臺之
 任鎮攝都君奉府職從行居一年方其已事而竣以
 其所會納諸司會亦有賞賜賜休暇將還東都時太
 失某欲加之以意氣君強直不肯蒲伏遂誣之以賊
 將以陷之君曰即簿不正司會既受之迎攻告成而
 竣則豈獨某之罪也請必覆會以明徵之而後已某
 大患之會有居間事乃獲解矣久之某猶尚銜之屢
 謀欲蓋君功以快意君不屑也乃曰利令智昏不其

然乎其能以傷公也君方病其乃度其不能出訴冤
 遂作飛語中之以罪貶之爵秩而君亦竟不起某年
 月日卒年五十君卒無何其陰謀發覺以嫉害賢良
 褫職以移諸高崎而復君爵秩命其嗣無鬼襲焉以
 其無罪也君外威內寬而有度人自然不得不敬焉
 性喜施待君婚若葬者數家於是見以為橐中不貲
 而君固廉且不事生產仰俸給外一無有餘矣是為
 其為人也配佐野氏先卒次配瀧田氏實孺人之姊
 也亦卒繼室以孺人二男二女一男出佐野氏即所
 謂無鬼字子人掌書記以文學稱焉餘皆出孺人下

女適鷓鷯某餘偕大孺人福山士某之仲女也生多
 病身體羸弱如不勝衣而貞正肅雍尤宜宰家君因
 職祗役諸方率無虛歲孺人留總家政未嘗不如君
 在也凡有貸於君多由孺人孺人為奘傾筐篚無吝
 色每請賓客從與承意夙興躬自灑掃張具以贊襄
 君之交誼者如此其愛子人如所出而格之則有加
 焉苟有過不少貸操箠臨之曰爾與效伯瑜之泣如
 勿犯朱氏之怒或有以嫌諫者孺人曰苟以嫌者是
 其孰與初不施教俾其怙愛自恣唯佚游驕樂是事
 終至流亡不能承先人之家者即非必有貳而故為

之而其至即以為幸矣已所出之長庶以代之者則亦有不免於此者乎是豈獨其子之罪乎我則不忍與也沈毒耳孺人視子人及稍長取先人之書讀之初謂今時儒之不競久矣與其史寧野與其飽繫不食也及其敬業無他謂之曰讀書通於大義唯恐不能行是女父之志也資於事親以事君資於九宗以允友是女父之行也曰我以不能俾爾肖女父以重視女父於爾為憂唯是赫赫大藩濟濟多士志行不為加於女父而寵光過之則廉吏果不可為歟今而乃知爾之所以密適於女父者爾得諸從我所好也

又何論寵光之從與不從也唯我蒲柳之質不能逮爾游大人成名是為恨耳某年月日卒合葬其所先塋余惟天人之間不可以一時窺哉方某大夫以謀陷君君病不得出訴即有知其冤者人人畏憚不出一言以救之遂以令致為則如無天者然蓋非無天也天未定而人力勝也君歿無何某以嫉害賢良褫職被移子人以父無罪襲爵秩夫然後人力盡天道勝天初定也於是乎我亦知人之不足恃而天之不可疑云孺人方教誡遺孤論避嫌之非以拒諫者者旨哉雖有議者莫得而問然矣若夫至陳父之志行

以命子有曰庶吏不可為者則激以勵之乎蓋不如
 此其志不勒也昔人斷機以諭非不直也然迫斯不
 折乎是為此善乎彼則可謂賢乎賢者矣子人狀孺
 人以鞠育之勞特多而不先鼎食為憾其志則可悲
 也然即先鼎食使已無所得於此孺人不瞑矣則其
 於報施也亦稱矣銘曰
 資助於婦以成誼於已資道於夫以成教於子夫耶
 婦耶同德則爾

官醫武田長春院法印于龍君墓碑銘

君諱信鄉字叔安號于龍父黑川道節娶故長春院
 杏仙之女武田氏生君于京師舅杏安初有子曰文
 安早世以故養君以為嗣享保五年來東都繼武田
 氏十年試為施藥園尚藥局疾醫居歲餘賜金若干
 以免二十年命參考醫書所考痘科鍵大行于世
 元文二年八月為侍醫十二月叙法眼寶曆元年辛
 未十二月叙法印四年十二月以別命有所奉診
 免本城直病六年以其居宅僻遠不便命召故
 賜愛宕山下邸漸近本城也十年以數年之勞始
 賜給金三百年以為例也明和九年二月以耆老許
 直輿至寢門輿至寢門除田安一橋清水三殿外絕

無有類矣。蓋異數也。君博學精業，勿論於醫家之書，
 莫不研究。即少從東涯先生者，受學也。至儒典亦無
 不諳通矣。嘗謂業精於勤，荒於嬉，不多診人，不能達
 術。故雖鄙賤之家，有請必就視之。受治之人，亦日益
 其門，蓋不以貴故誇如此，亦所以所居必有效。以承
 寵猶掇云。安永二年癸巳十二月六日卒，以元祿十
 三年庚辰生，享年七十四。葬于品川東海寺。夫人即
 文安所遺之子，而杏安子養以妻之。先卒，無子。乞官
 鑿，故曾谷長順□□為嗣。曰宗安，以階法眼，亦為侍
 鑿。餘子曰法印者，蓋鑿官之極也。案職原其位，準四

品陞殿，則亦已貴倨也。然凡在鑿官，苟有積勞者，皆
 任之，則不足以為多也。獨年賜給金三百，以勞之者
 細也。抑有輿至寢門，得與三殿比例者，邪？因是觀之，
 君雖復以齒德乎，得以方技與貴价比例者，可謂極
 家門之榮矣。銘曰：

輿至寢門，齒德以尊。惟此寵光，永被後昆。

武州仙波喜多院守玄僧心碑銘

僧正諱守玄，字玄曄。越後人，姓橘楠氏。父正等，世仕
 今岡崎侯。生僧心于村上時。母川嶋氏。僧正十三歲
 從東叡山明王院僧正尚志受剃度，名志觀。敏而好

學禪誦匪懈登比叡山修學三年學彌進歸為大慈院守中繼跡改名守英因

王命住松林院許衣色衣時三十二補

王殿侍讀之員數得陪遊宴轉住勸善院稱別當總寶樹廟之事務尋住津梁院為

嚴有廟之別當九年己卯稱執當總一山之政務

賜信解院室轉住明王院改名今守玄在職六年明和五年奉

王命住仙波喜多院於是蒙

欽命任權僧正是日也祖餞百數莫不以為榮矣明

和八年十一月六日剋日寂享年若夫遺言反葬于

東叡山護國院僧正為人謙讓汎愛衆因多服然不

欲見俗人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博學內通顯密二

教外自六經歷史逮於諸子雜家稗官小說莫不涉

獵又淵才雅思文章詩歌之好臨池之習畫繪之事

皆能之書折衷和漢諸名家為一家故與世之所為

者迥庭弟子三人守純住壽昌院後有故退守寂住

普門院守諄住牛門行元寺僧正多著述壬辰之火

為烏有知者蓋惜焉餘子曰僧正非趨以道義之高

而已於諸雅藝莫不以選則所謂和順積內英華發

外者乎余於僧正嘗受一日之雅於津梁院時僧正
 前席就余曰文章不朽盛事我有心於子有年自今
 而苟有所著於子乎是謀余時雖不敢對以有信於
 心既而因世紛奔走不得尋見至斯不能無感乃據
 狀為銘附諸其上碑取謂有酬知己之言哉銘曰
 北嶽降神東台育後幼戒于受長學于進三十暫御
 衆此見遴侍讀陪遊惟
 王之蓋事于

二廟奔走以駿祝辭不浮薦以忠信山門政嚴任宰
 操刃斷割以正惟職之慎歷住諸山出躡大鎮祖道
 薰灼徒車所躡年高德邵權位匪物帝誘其衷如縲
 是殉典籍博洽窮內外趁從以遊戲墨兵筆陳無發
 不華惟德之潤溘亡一老嗟天不慙遺言首丘斯與
 其櫬高足三人後先執輶庶安茲室永祉其胤

原俊輔墓銘

原俊輔名庸字以明俊輔者其稱也本氏長阪稱三
 十郎參州吉田人其先有平左衛門者天心中
 神祖命鳥居侯元忠略甲州也屬麾下與北條之兵
 戰于黑駒嶺屢有功及元忠領郡內善待之因留為
 之執政及嗣子忠政卒葬于羽州巖城其末世仕吉

田侯至俊輔以射術見用有故致仕變氏稱寓岡崎
居爲專以射爲教又以兼能軍學及鎗劍之技稱門
人受業者至數百人一日遊東都觀風居數月病卒
于其姪巖城侯臣鍛冶季茂之家實安永二年癸巳
十月十一日也年五十七葬于大塚本傳寺蓋以其
遠不可反葬也俊輔爲人寡言安諦有膂力挽強至
人傳觀其弓又敏好學涉于文藝善雅樂六皆以其
選矣諸門人相爲謀合資造碣二一以建諸葬所使
人知其墓之所在一以置諸岡崎隨念寺爲親故香
花之所也以余於俊輔有一面識之素不遠千里爲
狀其梗槩請銘其墓俊輔見余時唯談文詞一無及
他余謂是唯文士而已及案狀其多能如此人其誠
可量哉以容取人余幾將失之俊輔矣銘曰
軍功之冒質有文武舍矢如破有力如虎固稱哲匠
聚徒百數節制技擊唯其所取孰先孰後莫授匪矩
臨事苟用寧忝其祖夙志所慕觀風都府溘焉指館
倉卒誰主猶子襄事門人刻譜反魂西河歸魄東土
男子四方其諸何拒惟此窳窳嗚呼安哉俊輔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
石象肱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一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姬路 滕 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祭文

祭藩大夫北溟君文

烏乎君弱冠就列幾五十年國之多事誰任其賢秦
雲公之館赤穗之黨於

憲廟時也。大義所歸，其誰靳之？守衛已設，調護且祗。抑何不備，潘沐脯資，淑以乃獻。于官于期，卒以重。天下要囚，褒焉則君為監總司矣。高隆公之助貳城之築於元祿中，也維此丕基萬邦，攸同豈不以堅藩屏於躬。迺計我徒，迺鳩我工，勿亟匪懈，不日告終。乃以力。

國家大役，賞焉則君為植巡功矣。又高隆公之入為卿士，號令方新，具瞻是屬，則君入告出從，以弼大政乎。匪親弗信，維民孚先，示之以廉介，而閉上下賄賂之路，率之以節儉，而反朝野侈靡之風，斯緩刑罰，

征賦天下，烝焉猶懷惠澤矣。及先公早世，今公強冠權機，將分綱紀，易替則君柱石自任，以安國步乎。夙夜在公，匪躬之故，正色以格，而冲人宴安之無入，公道以防，而貪夫悖淫之心有懲，而士民進兵食足，一國翕然，永賴成績矣。之四者，蓋君唯其所遇，而所効其尤赫赫也。孰謂不足以致於金石若竹帛乎。若夫進則仁義忠信自顧，而無遺退，則詩書執禮，老至而不知，而總已一國，固未見闕事，專對四方，寧亦有失辭。此其友人平子彬者，所以為誌其墓，稱學該通，四科而不為泰也。豈亦以為當世列國大夫從事獨賢

以安社稷為悅者之最歟其臨事頗嚴有過不假人
 無不畏服則奈何未免見謂少和亦焉知以火喻遺
 訓則鄭子產之愛民也蓋非此無以拯沈溺乎且矣
 其四世專寵而無變三次告老而不報賜几杖以上
 堂紆朝服而終身也今也上之則諫欲從而無諤諤
 臣事可詢而乏老成人而下之則已得所事而失賢
 者將有所訟而乖有仁則其孰不哀之以不慙遺而
 喪之若於其親況承裕一介書生片能無名而顧於
 羈旅交兼義情知己自分國士以榮假令有隕首以
 報之德而不可得萬一於高明哉

祭岨夷秋先生文

嗚乎先生耿介出俗卓犖不羈俊傑自任志在敢為
 士生一世無能則已不然唯其所遇何是何否文時
 之所右非擇而取武時之所偃非嫌而遠盛德大業
 固其所期日新富有我將何辭故當主盟一出傷斯
 文之將喪繼微言於既絕綱紀已立條理初明稱千
 歲一時不期而會特以首唱而歛血於牛門之壇親
 奉其號令者有幾又當隣國修聘選才俊以從役寄
 翰墨而宜驕周旋無避酬酢如機謂萬里無人一往
 而戲動以先鳴而飛聲於雞林之都遐賈其餘勇者

為誰加之敬待以賢非翅丁牧之於東平則王門之
賓矜式於道比諸卜商之於西河則侯國之師憲憲
令德抑抑威儀既已有裕又以不訾不易者才無敵
者詩鬱乎篇章建瓴以之無長無短愈出愈奇唯毛
可吹何指非疵敏傷溫厚捷犯嶮巖能言之選何必
在茲理或有然守一不移鸚鵡一日距今千斯豆箕
七步賞之無衰天之所假固不容私人之相去其又
奚疑嗚乎先生之於茲技如此而猶有不理亦如此
則豈不亦難乎免莠言之口於今之時也裕也三十
無以自立孤陋殆誤于其所習誰為指道勉諭如
舍舊謀新其猶可及將而左右挾而出入君子達人
何然汲汲學誠有在不耕而粒嗚乎自非先生之力
裕其何以免於捃拾及藩用幣自都而邑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且子在斯無畏朋友十有餘年一琴斗
酒自謂薄宦於我無負可就而就而可久而久東西南
北何必奔走推諸先容則裕豈敢於叨同列獨謂不
苟貫之如珠援之如手寧有犯事勿使侮受好至溫
故益又見厚裕也放肆未已動輒執咎岌岌乎危循
循然誘其憂之也有如父母鹿薄之質士林之朽進
無所施退無所守實倚彫飾得掩之醜嗚乎其諸獨

知嘗有蒙難報之德於艱步之初耳其亦何計再得
辱不棄之義於追遊之後也願永不乖以承教誨於
終始而溘焉逝矣則何獨為邦國珍瘁而已哉其心
如剖也

祭南郭服先生文

維嶽降神 帝主之鄉生若偉人 聖世之祥英靈
所育固是非常秀異所鍾寧為之量比功化工合德
陰陽和潤積中發成文章男子有事豈繫一方維東
之國聿來觀光乃富與貴豈不煌煌是獨於我何足
以臧嘗以漆指同諸探湯惟其有之經國之綱牛門

先登屹乎壇場歛血助盟吾道以張豈無結撰以自
頡頏維昔三朝亦以翱翔風無不競美無不揚大巫
一出小巫望洋規則在彼如存如亡夷考自我害低
害昂習之舊矣弊在一匡移風易俗任其誰當高自
標持數仞者牆譽髦斯士無才不將風靡四海訖于
遐荒家棄敝帚人帶圭璋何化之行如此其昌振古
以來蓋所未嘗嗚乎苟使浩蕩之代無棲逸之民乎
乃焉見有巢父許由者出而唐德之益洪又苟使昭
明之世無文章之士乎亦焉見有公旦仲尼者生而
周道之彌隆夫先生之自稱太平之民以居南郭也

左江海右丘壑弄玄珠於赤水伴皓月於白堂脫去
爵祿而不顧蔑視軒冕而不屑閉關掃迹天子不臣
諸侯不友以使我當年未肯讓有唐之化則絕世真
賢之餘烈矣又其親以命世之士而起東方也跨蒼
龍揭大辰吸日月之精彩含滄溟之容光發國華
於一代明人文於百世日新富有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以令我今日未嘗羨成周之治則千古大聖之遺
風矣宜乎一干顯主謝之以不能用而天下欲請問
政者不敢將幣夙事明師稱之以吾不如而海內欲
毀傷人者絕不置喙也蓋道高者不可屈之以王

夫人之勢而學盛者不可奪之以天口雄辯之利矣
方先生教育為樂四方英才望其風而至者其履不
億也乃後進從遊為幸一介微命因其德而達者其
感可知矣其寵諸衆中使之得不虞之譽以自厲不
棄者勿論使之得不擇之祿以於親不違者為誰蓋
君子之於人苟有以成者不棄其義仁人之於物苟
有可以藉者不愛之資乎不然何能以其不能飛者
假之羽毛如彼以其不能揚者加之意氣如斯哉性
命隕墜即令有懷萬一之報志於其所受天地覆載
猶何能當莫大之有造於其所施哉所願立道綏動

之年久而吾黨榮生之無窮何謂頽壞萎落之日俄而斯文歎喪之有期蓋世以人增重國以道見尊則殄瘁之悼豈獨門牆之私哉嗚乎哀哉

雜文

武藏一宮冰川明神碑記銘

武藏一宮冰川明神者即所出于延喜式神名簿足立郡四社之一而以素盞鳴尊大己貴命奇稻田姬三神合為一社祭之者也以其本社在出雲冰川上稱大社因亦稱武藏一宮冰川明神云今在郡高鼻鄉境内方五里宮各一前一祭大己貴命

是為本社方三間後二左祭素盞鳴尊右祭奇稻田姬是稱奧院大上宮之謂也共亦方三間樂堂一深三間廣五間膳署一深二間廣四間寓社凡一十五多此不錄其名祝官各一人巖井氏者一人角井氏者二人凡三戶別有本地堂者社僧主之亦不錄□□中神祖營之至巖廟時重修以列官造之社也田三百石亦神祖所附以供粢盛永永勿籍者也恭惟尊當初自天而降于出雲設謀研竟八丘之猛蟲為民除害何其智勇又仁也而至其拔體毛化作杉檜豫章及諸木分植諸國以為作材

教之為宮室以防風雨則微尊我其狐狸乎况播
 凡可噉之種莫不遍乎命生荒茫草昧之際水母
 未疑葦牙未披時乃能巡省四方經營天下治泥海
 則以土著陸處夷巖木則可以發蓄種穀及療病之
 方攘災之術凡為生民謀始者莫不至則於開闢之
 業孰於斯為盛也姬因尊一割之力得脫長蛇
 之口遂隨以周旋也當其創業之間寧無裨補之勲
 可見而不見則豈得非史之闕文乎然苟不有德以
 稱焉何以得配神明出神靈以稱神妣是其大者矣
 又_レ以_レ他美為要之_レ三宮同德而一揆孰先孰後凡功

德於民無不以祀况當宇宙未分民事未開鑿空墾
 闢以開國其功孰大焉宜哉仰之齊日月千百世一
 日也社既在出雲則是其原已不知以何故得又在
 此按風土記諸書孝昭帝三年戊辰初祭于茲其
 後聖武帝列諸祀典清和帝進階四品則豈得
 非以東國之民雖有敬心遠而莫致故迎以祭于茲
 而世帝王從以致幣帛者耶於是乎益知神明靈德
 之遍無不在而生民尊信之深無不至哉雖則在東
 與在西者奚擇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唯是影響無祈不應無祭不享不其然乎不然自

孝昭戊辰至今茲戊子二千二百四十二年、藐矣而
 天子王公自聖武列典、清和進階、神祖營附、
 嚴廟重修、凡莫不奉、柔盛用幣帛、以為天下清平、國
 家長久、年穀豐饒、黎民安富、有事於此、及凡士民之
 有求於社者、莫不薦、頻繁昭忠臣、以致如在之致者、
 豈無已時乎、苟非甚大神德貫宇宙、而無窮者、何以
 至此哉、澁谷小林某、以家世所肅、與祝某等議曰、神
 明之靈跡、與社之所由來、昭然於諸記載中、而不揜、
 則何必用碑為獨、國家崇奉之不怵、營附焉重修、
 焉以祈清平長久、海不揚波者、幾乎二百年、而其至、
 稱至治、則亦前世所未嘗有者也是、國家威德盛、
 則固然而亦焉、知其非有冥祐之者、而至此、於是乎、
 亦知其格也、果不可度、而亦不可射也、即以致無窮、
 而唯由是已、亦何用探策、以卜乎、是其不可不以記、
 者也、遂請余記銘曰、

曰若替古、素盞鳴尊、天神所化、德稱坤元、行雖不、
 羈、仁智維敷、狹小新羅、降我葦原、斷猛除害、雄武是、
 軒播植、起利無國、不繁宮室、之制、巢穴初安、草木之、
 滋、亦可以餐、大已貴、命草昧之時、苞苞宇宙、治之、
 者、誰水母未凝、葦牙未披、是巡是省、肇建國基、治汚、

可居夷險可蓄遺方及術萬世所資盛哉創業無以
 尚之二神所字 奇稻田姬一嬰蛇口葬腹有期天
 蠅于飛得脫以隨唯史有闕不悉兩裨維德是稱神
 明之妃以出神靈以稱神妣是其大者何必他美要
 之三宮同德一揆其勲孰先于我大東其尊孰敵地
 祇之中自雲之籓于武之鼻西東雖奠一壇一位前
 後雖異何源何委格不可度唯是影響莫祈不應莫
 祭不享天子王公梁盛幣帑以為清平以為長久年
 穀豐饒黎民安富士庶僕隸頻繫及祈言采言薦唯
 恐我後無遐無邇莫不奔走大哉靈德維其自取

國家已來崇奉特厚

祖宮鳩工

世廟豐部位乎

闕宮蔭映數畝三百維田永言勿籍海不揚波幾乎
 二百雖有威德誰謂無藉既已不度寧亦能射即卜
 無窮須不探策此代祝史作記敬白凡百不允視茲
 勒石

厨川墟碑銘并引

墟在陸奧巖戶郡南部封内厨川去治城若干里康
 平中安倍貞任所據以拒官兵也四大鎮遠跡高蟠
 為之蔽四面皆平原一大河西北來衝墟東南絕壁
 百仞上廣平可棲數萬之兵矣實四塞之固天塹不

可越之要害也夫險王公設則守國凶賊負則亡身
善哉西河在德之對百世不刊之訓言也安倍氏不
於斯而終至滅絕悲夫獨貞任雖凶暴乎當事之殷
感義愛能手解縛赦囚者往往而有則非無人君之
度者又其至衣川敗走與源郎君馬上相接絲亂一
聯續之如響可以夷狄易之乎且於斯顛沛時寧能
有從容如是者哉古英雄有橫槊賦詩者何以尚焉
南部今侯源某公好文一日風景此游慨焉因命其
臣某某立碑以為後車之誡外臣餘承裕因請為之
銘銘曰

有墟何在子奧之東列嶽擁外洪流注中因天之造
稱地之雄山川丘陵險阻是窮維昔安氏實是疆禦
負恃要害此拒王旅唯險不祀德興否沮且哉強宗
忽諸一舉獨渠凶暴風度不易感義愛能赦囚者二
馬上酬唱閑雅誰嗣其人則爾文武兼備有斐辟后
慨然覆轍命碑及銘於此乎揭無或重跡自取滅絕
亟斯明戒萬古有烈

南總瀨縣長者里宇翁壽頌并引

先是十年余既為瀨水宇君子迪為序壽其大人葆
聚翁七十至此翁八十猶善食善行聰明未衰則君

又為請重為壽之也。曰：子之善壽乎？吾翁至此八十，猶善食善行，聰明未衰也。不然，十年之間，不為不久，八十之年，不為不憊，其奈燥濕寒暑之不時，疾病顛越之常有，何則？翁假諸十年，而有今日也者，子實賜之矣。吉凶之於類也，亦猶不見參商之相比乎？得諸已往者，既以子矣，期諸將來者，將誰因焉？願以爲例，唯是既隴，又蜀，知其以望無饜，不免誚於君子耳。余謂得壽法，其人必有其所當以得之者，於其身然後以得之也，而非資始之不齊，體有疆弱之異，然後以得之也。又非脩短有自然之數，未始有所營爲，然後以得之也。又非寡欲服食，屈伸呼吸，必有周身之衛，長生之術，六氣不能侵，四時不能傷，然後以得之也。曰：仁者壽，又曰：禱久矣，是已。蓋無施不報，天人之際，其嚴乎？則有祝嘏之事，而申之以辭者，於是乎矯舉而虛飾耳，何助之有？翁以一里之豪，賑及鄉隣，而鄉隣恃以舉火者多焉，則不可謂非仁者矣。而好學執禮，老猶恭謹，未嘗有一過，則不可謂禱不久矣。即假諸十年，於今八十，猶善食善行，聰明未衰，翁自取之已，余何與焉？其又重為佞之用哉？獨孝子之於其父母也，苟有可以備於愉色者，唯心思所及，何厭繁

縶況出乎其情之無已者乎又何暇論事之當否也
且余於君以久要有兄弟之誼視翁於猶父則於其
有今日也亦不可謂非與有榮施者矣而先是所為
又雖偶合哉而幸見以爲有徵何得曰再三瀆違其
所求而使孝子之心索然有所不懽哉於是乎乃擣
帆丘倉君所為二事狀者采擷其梗槩綴以爲頌重
應請云而至如其所謂期諸將來者則翁所積固有
餘而天報未盡也非啻可以所得諸已往之數者爲
例而已乎乃余之與有榮施也亦將無窮時矣頌曰
維總之南有鬱茲里四境之內維民所止土沃壤膏
物其嘉矣牛羊澤澤黍稷穰穰孔殷者何是瀟之水
流惡盪穢溶溶瀾瀾海環其表山擁其裏風氣是助
人以老必名曰長者實其是倚俗自醇朴不汰不侈
居好施與習知廉耻不待於教如士君子唯仁爲美
擇則知已翁本大姓系乎藤氏先著北越武功是以
子孫綿綿稱宇侏羨中葉雖微不至絕祀自來爰居
數世于此服農及賈家以富起雖多豪宗曾莫共比
翁繼其業益以不貲鳴鐘食鼎幾乎千指聚斯散之
亦唯是理賑及鄉隣多恃湘錡先公後私每自巳始
赴急趨難無問臧否凡民疾苦唯身瘡痛必喪鬪爭

續正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寧肯俟履澆季承敝頗亦華靡入則梁肉出則紈綺
我獨奚擇脫粟布被躬自節儉有以厲咎越見其略
一何卓詭訟之无青薄言之否邑人三百桎梏累累
乃代造曰謀始在是不須煩衆貫一人耳儼若獄庭
不憚尺筮一邑繫桑父母孔邇吏為辟易莫之能禡
曲直何在—此—彼我終得復如所入矢千里急灘
海舶所駛覆沒日幾非禱可徙奧羽出糶東都之市
不計其數萬億及稱湏臾颺起不及回視如山如嶽
於是乎委乃曰泊所於我可揆聲則有地港則有稻
受斯藏之避暴休趾雖則絕險可踰以底且我矜寡
鮮有所恃幸利有遺稍潤此此一墖如眇寧患沙蒲
今則為病後思可竢偉哉策也誰不拊髀議則阻格
猶足垂史今年八十未衰且毀豈弟君子老益樂只
諸男列前不謏而唯行也隨杖坐也侍几珍羞不匱
籩豆簞簞和以芍藥滑以滫瀡好學執禮蓋亦繼軌
肅雍之色有熙橋梓飲酒會社不棄拜跪有客在門
靡不倒屣鄉黨所尚維德與齒恭謹如此愈見巨企
仲也吾友博學儒士官游有方既此顯仕能無傷遠
于岵于此乃此生辰重謀無似命也天只致恒由已
曰仁者壽聖言豈秭我禱久矣無隱乎爾雖曰有之

寧佞是情况既有報以茲介祉自今所享無限其紀
唯是情至無擇拙技刺乃榮施有踰金紫聊此蕪穢
祝辭是擬庶幾信誼無違孝旨

連山樓說

余嚮游林太豐高阡之樓見有扁題問即是凶友服
仲英嘗一日風景登眺於此所製也筆勢飛動風神
如生知其得諸酣飲興發之餘也而其曰連山則豈
得無不以樓西南距海上百里房總之山並領列顛
競起爭出突兀若古佛之露螺髻要妙若美人之掃
蛾眉聯綿逶迤鬱鬱蒼蒼橫亘數百里之際周遭如

堵牆屈曲如屏風或正面或斜施吐雲氣銜海水朝
暉夕陰千態萬狀莫不呈奇於此則為樓之大觀乎
可謂稱矣獨余與仲英游習其為人殆乎三十年思
念特深其所著詩若文未嘗不以有味可以見耳是
其安知非更亦有意以寓諸此者也夫連山於易為
純艮彖曰艮止也時可止則止時可行則行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夫艮之時□義大矣哉象又曰兼
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謂止其所止而不願外
也所止者何所謂善也故仲尼於綿蠻之詩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哉是之謂也且山上有

山於文為出也亦謂其出彼止此則與象互相發揮
 其義也今夫大豐隱市不仕不遷其業不離其舖藥
 不二價兒女莫不知其家坐以其所出日救人以千
 數者幾世時則承平人自重不敢漫動以進取義則
 君子躬自慎未嘗不以言行相稱則豈非所謂於止
 知其所止者耶乃題之以此者其亦在斯歟蓋於其
 所朝夕者寓意以欲大豐之永守而不失先業其道
 益光明也仲英之遺厚於大豐也可謂能近取譬者
 矣或曰彼其救人雖多乎以自植產耳何足以稱善
 哉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而猶且有慎於術焉且彼

二價則已苟不二與者不以惠取者不以德不云至
 德無德是以有德乎凡善孰有善乎有德者哉宜乎
 其家僮僕千指擊鐘而食於素封也是之謂積善餘
 慶矣今茲大豐罹災樓下芥不雷而此獨以先師之
 手筆歸然得不與玉石俱矣夫大豐之嚴事仲英也
 手澤之所存雖一木一片尊奉如此其於所受之大者
 可知已宜其孳孳日夜匪懈於學也即所謂光明其
 道亦將於斯乎在又何言唯是或有未潛心於斯而
 徒以為以其所朝夕者則淺哉其有取於此也於是
 予索其所寓為說言於良以贈之詩曰他人有心我

忖度之九原可起仲英且領况今以百歲之後魂魄
或游此樓乎余則歷宿草之久未嘗不戚焉於此云

游仙詩什引

游仙之什若干篇郎中諸君為春卿水君約頌其亦
十也君亦若而人也奚取於仙蓋取諸不可知也取
諸不可知也何如夫東方曼倩當在漢帝前與左右
諸郎日相嫚戲以取寵也一滑稽之臣已誰知其於
閨苑偷弄之人而在此也故曰以貌取人失於子羽
况跡乎君以好古經術仕在藩也入監府則官常侍
是當出領兵則位執戟可擬而其所能書足以上今

車詩足以卒拍梁又見其以暇日與文學諸年少弄
筆翰相難答至有稱以狂者則金馬之跡蔚焉將何
以知其非神仙中之人也蓋可知也天地之久為有
限唯其不可知矣亦以推算云今茲以歲星所在適
與南極相接真人開壽之象不俟太史奏則諸君以
此為君又有不可誣者矣

告大孺人文

孤生之初母尚無為孤生之後母逢百罹君子于役
動輒踰暮歸則以疾靡有起期翹翹予室誰可共咨
其豈無子有與無侔伯以惛癡孤好學游家以顛覆

身將何投維此貳室賓饗以優甘醴必備膳羞必視
 有子如是奚必出已孤離膝下省僅再已母嘗謂孤
 可進於技唯爾敦業母吾以也言猶在耳嚴乎斷機
 初以為然終有覺非我有一母它人之依以母則慈
 以孤則違乃以筮仕抱關擊柝吾道艱難動以拊鑿
 授經以居于江于洛豈曰共之束脩之薄爰方委質
 于此代耕軒彼板輿駕言欲迎老且病矣申之以情
 瀼瀼者露有憚遠行繼以鼎養棄鄉何之甥亦復曰
 安我至茲自茲以往更幾日居唯心所欲是其從之
 即以爲壽唯書之託願加之年以存爲樂期之者幾
 盍捐惟幕當其聞病告之以急繫我者身其如在繫
 繫猶可釋奈其無及猶幸有一是于其十乃吉無并
 唯計授立母也天只曷暴棄孤不見十年永訣須臾
 知其如是寧不早圖是孤爲之幸能可連母今何歸
 我父提挈穀則同室死則同穴木若以美維甥爲悅
 養既以全展寧有缺孤也雖藐迓魂于氣豈敢謂母
 因子則貴聊亦士服以奠薄味庶幾母心以此爲慰
 哀辭

魚耳集正續

卷之十一

十七

木之區而別兮，逐春秋以榮衰。臨流水而太息兮，歎
 逝者之如斯。效萬物於芻狗兮，寧天地而有私。惟人
 生之無埃兮，樓朝露於權枝。咎瓊藥之無徵兮，恨芳
 年之難持。候雁嗷以南翔兮，白日忽而西馳。悼佳人
 之不淹兮，適捐我其安之。幽州之漸將芳兮，逢勁風
 而俄萎。奉辟公之遺體兮，儲邦國之受丕。色溫潤而
 如玉兮，銜美質於無比。心惻怛以愛人兮，好懿德於
 秉彛。誦詩書以尚道兮，陳翰墨而為嬉。安可洽於自
 然兮，進退無忒於儀。慣不選於從容兮，周旋有中於
 規。致察於履可度兮，誠君子之所宜。吾託義於君臣

兮，又辱契於師資。維執禮之過優兮，允敬業之不移。
 大不耻於下問兮，多靡及於周咨。魚有犯與無隱兮，
 寧不告以所知。反三隅於舉一兮，命俊傑於岐嶷。直
 後生之可畏兮，顧衰勞以忸怩。苗已秀以將實兮，庶
 得獲於所期望。日夜之所息兮，幾助長以何遲。豈奉
 養之不慎兮，嫉造化之我欺。溘斯人之云亡兮，恐社
 稷之或隨。魂遙遙以長往兮，夢茫茫而徒疲。山河邈
 以阻脩兮，滄海渺而無涯。倚淒風於空閣兮，對夜月
 於虛帷。認音容於彷彿兮，侍影響於在茲。暫命我以
 登僕兮，往將駕於六螭。壯鈞天之廣樂兮，誇帝居之

巨麗固登仙之可羨兮，覺浮生之為累。願須臾以有請兮，恨幽明之異遠。乍相失之忽焉兮，將焉從而授綏。驚交接之無端兮，傷流光之回迫。指落景於虞淵兮，徒搔首以躊躇。懷平昔之殊遇兮，悵深感以長思。歲悠悠以將莫兮，老冉冉而增悲。逢命之不于常兮，將先而獨見遺。羞衰容於枯槁兮，憫勞心之孤危。慘末路之難終兮，榮顧影以漣洏。

石蠡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一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二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姬路 滕 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雜文

題張仲景畫像

高冕大帶畫衣朱紱云，是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是耶以其所能方技稱神也。後世鑿家者流以其所

著之書為金科玉條至圖畫其形像以祭諸其位則
 豈不盛哉獨凡太守稱共理之臣入則與參佐論政
 事議法令出則行春勸農桑問疾苦以宣天子之德
 意其餘軍興繇役詰盜斷獄固其煩劇何暇及他況
 平鑿之事尤其末者乎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
 俎代之久矣且雖巧乎誰能左畫方右畫圓而兩全
 而仲景如此今不論其事之與服稱否苟非有大過
 人者何以至於斯哉余獨憾仲景有大過人者如此
 而獨於太守不有一善政之稱職從龔遂侯霸之輩
 與極青史而徒以技術之士稱於後世也夫仲景以
 不數過人策如此豈無有一善政之稱職足以辱青
 史者顧以其所能名高掩之耳若然則又盍與許揚
 郭玉之輩於其所能循吏方術奚擇焉曰無亦以大
 守貴倨奪之乎故君子務立本害攻異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是之謂乎惟仲景者亦為神農之言者歟折
 肱以臨何以異乎並耕而食蓋其言則足以矯夫象
 箸玉食以天下奉一人託古今之通義厲百姓不顧
 四海困窮者其事則足以懲夫共理自崇曰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刀圭之役我何與陰陽舛錯道瘞
 相望而恕焉不肯問者矣則豈可曰神農之言非先

儒之所取廢其功德於民者況以其所能師於百世澤及永永者乎其祭也豈翅擊家者流雖廟食所在亦可也

書猿橋圖後

余每聞人說峽猿橋之奇未嘗不爽然自失而及觀其圖再自失則其奇非特嚮所聞於人說者而已唯未知其親見之也其奇又非特今所見於圖者而已而三自失耶否耶耳一壑廣數十步袤數百步而深水際上達數十仞下達亦復數十仞兩崖壁立如削都與縫隙處則云通底一大石之鑿成渠者蓋所謂

於壑也橋兩崖累巨材以次出端如尚椽積至中流上合不柱而成其法甚巧也傳曰初有猿架之因名焉殆鬼乎似非人智之所能及者矣望之若虹蜺下欲飲澗者而人行其背宛在霄漢上其視下也蒼蒼者水耶杳乎不可極矣是其大較也誠可謂奇也然是特一橋之奇已若乃州之在海陸諸道間環山帶河獨稱四塞之國也以其五穀所生膏腴之地達四境而無不豐饒而絲蠶牧馬之壤又牙制而其利自給有餘則波及殆遍海內苟畜士民庀器械西垣白嶽南塞佛嶺天目以為城桂水以為池而東燒

此橋以保之者，雖秦據嶠函之固，蜀負劍閣之阻，無以踰焉。即以天下之勢環而攻之，亦不可奈之何耳。則豈不一國之奇乎？余於是乎不俟親見，猿橋而既三自失。云易曰：王公設險守國，不其然乎？然亦曰：在德當武氏之於焉，而擁五國之衆，以周旋譬猶火燎誰不避其炎者，唯是二主之欲速動出師，唯敵是求，蠶食不已，志在席卷，即先主之雄畧，以其善制軍用，兵終身無大敗績，而奈何後主不再振，卒至身沒社稷，撥殉之，則豈非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者乎？嚮使二主，唯險之恃而擇道而行，待時而動，湯七

題重脩坂上系譜後

夫五百里之興，豈不惜哉？余因觀猿橋之圖，乃有慨然於峽有要害之地如此者，而武氏之不終也，於是乎書。

此是根本某家所藏坂上氏系譜也。蓋歷年久而韋將絕，則某為重脩之，以示余曰：吾家雖有此籍，方今大夫世祿士之子，恒為士，分既定，家不可以暴起，則當此中葉，吾持之將焉往？雖然，使子孫知其所繇出，而人人自重，以有待於時者，舍是何賴？以子之辱，在姻婭之族也。於其所以相謀以傳諸後，使子孫永奉

勿失者豈無意哉余受讀之歎曰嗟乎邈哉覃施之
遠縣縣至今不已也苟自非聖人之澤何以能若是
哉其引自漢帝乎劉自陶唐氏之後夏有累者商有
承韋氏周有唐杜氏以及於有漢則其源益遠矣其
在我

東方則利仁以徂征之勳進階有似於太禹之服苗
淨野之以鳥育之異開先可比於后稷之基業又或
有以詠歌起家名者或有以掌故與朝政者而出於
其間乃不一其德而各以其所能顯則可不謂盛哉
夫天下人改之衆豈不多為帝王公侯之後者而世

次一失莫復可尋卒不知其先何人者亦未嘗不多
在其中也抑源之不涸其勢中道窮而莫能續焉歟
將唯流是從不知沂之所致歟不亦傷哉坂上氏於
今日聖人之澤固有而子孫又能相承世繼其志而
不忘宜乎其縣縣不已若是也吾聞功德之後必有
興者况坂上氏聖人之後而其盛如是哉其必也如
示諸今日耳但此譜在焉足以為文獻矣其之為可
繼也在中葉能上有懷於先德而下有期於子孫是
為貽謀也其志之可嘉也豈徒繼云爾而已哉余既
嘉其志矣而余多羅稱箕子之裔則亦上繫於

成湯久矣而當我晚近兵亂之際一二有不覈者存於今未質之則不能無感於此譜也於是乎書

題義臣大石氏書後

始余觀所謂義臣大石氏者之書其較美甚可愛而無有一木彊武夫之氣也以為是非其所為也夫大石氏者與其黨四十六人一朝刺□□之君復眠父之讎死以報其主於地下則慷慨立節古國士豫讓之流亞已何得又有文雅君子之風如此者耶蓋思而得之是其所以為大石氏歟方其枕干窺隙之間潛行如避愒遊示廢忍性待時曠日持久乃能使讐

不動不驚夷然居之而至忘為之戒竟得提兵入卧內三躍達之其身者雖謀則然而有非唯剛不克柔從事於暴率之間而不顧成敗者之所及者也且夫四十六人衆矣而率之以義使各見死如歸一心戮力無變其志受誓奉約唯我是視以濟一大事則亦可以觀其人也苟非有德者何以得其始應之也以響而其終從之也以影以周還乃如此其豈可曰相為而謀則固然已而不歸多於其率之者乃焉知其發於外者之不亦在於此也木史公以容取人殆失之子房余於大石氏之書亦云

題南郭先生畫馬圖

凡書畫有不論巧拙以其人取之者則或名德或勳
 貴乃其所獲唯尊奉以藏之而名家不與也此圖也
 是為南郭先生所為也其以為巧乎余豈敢知之其
 以為拙乎余豈敢知之唯是高遠慘澹氣象自別不
 知與杜少陵所謂寒空煙雪者何如其品蓋有雖
 名家猶不可及者云先生以天下文宗名德於一代
 也固當不論巧拙尊奉以藏之矣况其品又有雖名
 家猶不可及者乎其又豈可與尋常所獲而藏者同
 之也

題莊子謙芙蓉圖卷後

大氏世人為芙蓉之圖無巧拙唯其所瞻方隅之從
 則渾然如覆椀已即有形槩亦限以三若四而所謂
 八者且不有具焉則它可知也乃何以有本支辨朵
 內外分輪指壁於掌則削成上絕引繩下盡接顛於
 眉則巖厓相依坏陁相屬而級之所由梯之所設神
 池一井金窟石室備錄而無遺如此者哉斯知無不
 善畫者莫能圖也亦唯匪躬職是之由子謙史才自
 許志期名山久之其預相藏策之府者何難焉獨造
 物之因嶽瀆示奇豈有意於秘而舟車之所不至不

能_レ使_レ民_レ知_レ之_レ則_レ此_レ役_レ也_レ可_レ以_レ配_レ贊_レ化_レ矣_レ且_レ子_レ謙_レ於_レ文
 章_レ固_レ亦_レ不_レ出_レ戶_レ而_レ既_レ小_レ天_レ下_レ矣_レ又_レ何_レ待_レ之_レ有_レ然_レ司_レ馬
 氏_レ上_レ下_レ數_レ千_レ歲_レ特_レ出_レ乎_レ登_レ窺_レ之_レ後_レ豈_レ謂_レ不_レ有_レ助_レ之_レ者
 其_レ元_レ氣_レ之_レ發_レ構_レ思_レ與_レ不_レ然_レ規_レ模_レ如_レ彼_レ何_レ其_レ弘_レ哉_レ則_レ其
 得_レ力_レ也_レ亦_レ將_レ於_レ斯_レ乎_レ在_レ矣_レ余_レ以_レ操_レ觚_レ從_レ子_レ謙_レ游_レ所_レ以
 併_レ及_レ也_レ附_レ記_レ及_レ詩_レ先_レ是_レ即_レ有_レ之_レ亦_レ皆_レ鄙_レ俚_レ而_レ存_レ乎_レ簡
 編_レ者_レ已_レ則_レ笑_レ蓉_レ之_レ有_レ作_レ述_レ亦_レ是_レ為_レ創_レ非_レ常_レ圖_レ云_レ

題服仲英文集後

服_レ仲_レ山_レ將_レ刻_レ先_レ人_レ仲_レ英_レ氏_レ遺_レ稿_レ也_レ以_レ謁_レ余_レ泣_レ曰_レ先_レ人
 以_レ無_レ以_レ假_レ我_レ故_レ所_レ著_レ僅_レ是_レ已_レ以_レ先_レ生_レ辱_レ與_レ先_レ人_レ游_レ也
 不_レ敢_レ不_レ告_レ為_レ之_レ如_レ何_レ余_レ曰_レ何_レ傷_レ子_レ先_レ人_レ以_レ此_レ風_レ靡_レ海
 內_レ操_レ觚_レ之_レ士_レ而_レ海_レ內_レ操_レ觚_レ之_レ士_レ至_レ今_レ思_レ慕_レ如_レ渴_レ然_レ且_レ
 不_レ朽_レ又_レ豈_レ在_レ多_レ乎_レ及_レ刻_レ成_レ乃_レ題_レ其_レ尾_レ曰_レ世_レ之_レ月_レ旦_レ者
 有_レ目_レ我_レ仲_レ英_レ以_レ長_レ松_レ下_レ清_レ風_レ者_レ是_レ其_レ人_レ徒_レ自_レ想_レ像_レ以
 謂_レ必_レ當_レ有_レ之_レ耳_レ豈_レ能_レ知_レ仲_レ英_レ之_レ所_レ以_レ為_レ仲_レ英_レ者_レ而_レ爾
 者_レ乎_レ蓋_レ仲_レ英_レ於_レ述_レ作_レ欲_レ別_レ自_レ出_レ機_レ軸_レ以_レ為_レ一_レ家_レ者_レ耳
 嘗_レ曰_レ苟_レ有_レ得_レ於_レ我_レ雖_レ家_レ風_レ所_レ不_レ必_レ守_レ也_レ我_レ雖_レ不_レ肖_レ豈
 至_レ步_レ趨_レ不_レ能_レ自_レ施_レ徒_レ從_レ人_レ周_レ旋_レ以_レ此_レ為_レ不_レ墜_レ家_レ聲_レ乎_レ
 則_レ其_レ志_レ可_レ以_レ觀_レ矣_レ蓋_レ仲_レ英_レ方_レ館_レ于_レ郭_レ翁_レ或_レ有_レ以_レ難_レ於
 為_レ後_レ者_レ故_レ言_レ及_レ之_レ也_レ爾_レ余_レ嘗_レ過_レ其_レ房_レ於_レ几_レ上_レ見_レ有_レ端

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詩不必唐將集衆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為文不必漢未嘗不漢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二者雜諸宋未嘗隨宋則雖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矣唯是徂來夫子序郭翁稿於其詩曰刻意于鱗豈弟過之余於仲英於郭翁亦云而尚之以為永有味則不翅豈弟過之是仲英之所有得於我而無害於為一家也是其風故泱泱乎者而仍之以穆如可以慰懷則豈可以颯爾稱快者擬者乎余不欲使日月旦者不知其所以而徒以其臆上下人者置喙於我仲英所以有此贅也

野子賤文集題尾

自徂來先生唱古文辭海內風靡之士仰李王如日月而諸家皆蔽焉即大家如韓柳猶如茂如也則可謂高矣而從二子於其所好學之則步步趨趨唯其似是先甚則襲取其句語以成篇章謂技盡於此莫以尚矣高則高矣唯是株守一家不博涉於諸家則譬猶蝦在斗終日趨趨卒不能出其域枯而後止耳矣且夫苟唯似是先無自立辟恐駢故失之有如邯鄲之至蒲伏而窮者也識過師猶有讓之德况出於其下為之奴隸者乎魯男子之於柳下惠其謂之何

有曰學李杜不如學盛唐肯哉此言也豈唯於詩而然於文亦云庶乎有以成哉夫然後有謂我為無特操者亦所不恤也往年與江中野子賤論此事稱同心焉子賤西歸積思數年時以其所著見示初茫然如所無據者而三復之鮮所不據與往年所與論有合焉顧勿論李王即韓柳諸家布在方冊子賤焉不學蓋擇其善者從之追琢以優為之所以渾然無痕也且乎無偏無黨有以自成也余嘗度琵琶湖舟中回視叡嶽諸山謂江中之勝如是其奇秀氣所育世亦不乏人傑而猶於李王未聞其人何鄙孟子與氏

曰五百歲一命世出今距淡海公一千歲以其時則過倍終無有乎將有待於今日乎豈獨有愛於秀氣也子賤於此業顯也其於淡海公雖不及命世之期而亦豈不當子雲於千歲哉今茲集成以同心故徵言余余既嘉其不負往年所與論又壯江中之勝於文士亦遂不愛其秀氣因為題其尾如此

題澤生景瑞帖後

余於和人之書未有見其能似華人者也以為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及閱此帖初見以為是摸古人耳而讀到其所為人姓名則即澤生景瑞也則不翅

似焉云爾而已者也。蓋天之生材，曾何所擇，乃知嚮
 之所以為無有者，非也。生之有請於余也，無乃為之
 賣重乎？冀北之駿，何必待伯樂增價？况余於此技，不
 能別牝牡，寧能為之高下乎？則為言嚮之所自誤，以
 為無有者，與之。

題張瑞圖書後

張瑞圖者，豈旭之後乎？尚矣其家，以書名也。此一揮
 灑，比諸他作，特為奇絕。題曰醉書，其然不然，何以能
 至此乎？其無亦既醒，自視以為不可復得者乎？是其
 相後千百年，亦可以繼踵配其祖之顛，何啻得少
 年上人於一世，以比并稱之而已。

題四先生文範尾

此書之刻，余有未能信者，而猶豫焉。持以謁南郭服
 子，服子曰：是烏知非焦生以名高之故，而適蒙誣禍
 者也？雖然，文則四子刻獨奚傷焉？是言也。將葑菲此
 書乎？今夫明文之乏於采擷，人思服以求之，而不可
 得也，則亦有菜色者矣。夫乏則不暇擇，不云饑者易
 為食乎？苟可芘也，薄言有之，何以下體？且夫四子之
 文莖乎？一代所謂元氣之精，回復此都者乎？乃今何
 童効之，而有不合圖若謀者，則與療飢於遼邐之地。

者固又非魚擇也而采擷非其人也亦有不足恤焉者矣若然則此彼也雖獨為未深指於明文者而黽勉乎一時之急也而至駭四子大羹亦將於斯乎在乃畜以禦冬則不比予于毒者也亦唯籍服子之言為之德音云

唐詩類材題言

甚哉季崑之嗜學之於滄溟也滄溟選唐詩唯曰唐詩盡於此而已何曾逮其材哉蓋無論其於詩至也爾之力而中也非爾之力即苟求其勝任者是尋是尺何藝林不可用之符且夫攻其節目矯其屈曲撲

斷之丹雘之以施諸木復乎寧有不得於我者哉將何事於斯也然既曰詩盡材亦豈有不精良者雖亦謂之曰盡可也夫為唐詩者先要其似唐要其似唐則先自其材入已自其材入已則亦先從其盡者已解栢梁用其所施為臺而有不似栢梁者哉乃於斯藏脩游息見異物不遷夫然後欲不唐而不可得也正使以取之不泛故有艱於結構則唯學非不優之患而不苦之患蓋不苦志亦不固尺蠖之先屈固以有期蛾子之時術矣必多土則與其進取之無繩墨而有遺於近不如退守之有約束而無失於遠是謂

時敏脩來乃焉得徒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使初學始無特操也是乃李崑之志而此冊之所以作也亦唯勸滄溟芟苴之意為之程限也為凡為唐詩者軌其步趨者爾其豈不足以為選之羽翼者死而有知滄溟亦將為之頷焉若夫唯尋尺是從攻其節目矯其屈曲撲斷之丹雘之以施諸大廈而遂無事於斯則是特在既唐之後而非今之所論云李崑曰窮鄉與兒輩私之於是乎所以公天下矣

讀某氏得藥石記

余讀某氏之所記其事既奇而至其以所得石藥起母之疾奇之又奇雖齎其物微其人無以辨其能雖有其人微其物無以見其術可不謂奇哉然此特有某氏之術而後其奇可言也不然以其所偶得於路傍未嘗試施者一旦投諸其母而不疑誰敢即投而有中猶之僥倖徒將不免於為以其母嘗其術耳故曰有某氏之術而後其奇可言也

管相公論贊

管相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乎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生榮死哀神而奉之至今八百年如一日而無士女
無長幼凡操觚者無不尸祝以事之也唯恐齊奠之

後人則惠澤之浸民深且遠矣蓋以其所尊信我
 東方自生民已來未有盛於斯者也苟非至德何以
 至此哉唯是寵極讒入雖聖人所不免也公之居西
 何以異於周公之居東乎無論忠誠動天風霆示威
 何事之相類如是其奇即舟人解纜為席以捧則九
 罍之袞衣如親見也種樹吟詠徘徊其下則狼跋之
 赤舄可以想也獨奈何周公否終而傾則以成王之
 幼三歲躬迎復諸攝位而公明夷不反則以延喜之
 聖曠日未覺遂薨謫所也豈不命哉然無幾
 追崇配諸上帝社而祭之凡國家有變無不用幣

焉斯獨不可以易躬迎復位者哉且夫以今觀之嚮
 公再踐朝不過統天下之綱紀稱為一朝之名丞
 相耳何以有敷化自西徧始被于海內而民尊信之
 如今日者乎則亦以木鐸也寧亦以一時之寵奪百
 世之榮哉於是周公奉襁褓之主定一代之典以有
 勲勞祭之以天子之禮樂猶有孫碩膚焉蓋周公孫
 碩膚而後我東方有人可以抗彼冀方矣大哉

關羽贊

龍逢之裔字曰雲長股肱蜀主經營四方恩如兄弟
 寢則同牀相隨周旋艱險備嘗莫謀不用莫軍不將

初領徐邳後守荆襄威震華夏風加戎鄉一揮青龍
 百萬莫當孫權迎節曹操避鎡况其餘敵寧不奔僵
 天厭漢德先奪之良懿濟行間芳仁構殃臨沮之覆
 誰知否臧雖有孔明比諸獨陽恢復將成誰共摧剛
 割據遂已英雄所傷英魂為神威德茲揚新如日月
 欲共爭光稱帝祭社降祉穰穰庶幾不射永惠我氓

神農贊

珠庭日角其相則幾握草且銜其事則依牛首人身
 獲瓊而治傳其言者是耶非耶

獲瓊治天下為其言者既不倫人身而牛首傳其形
 者奚必真唯是耒耨之用以教生民醫藥之治備嘗
 苦辛其是以為上古聖神與

老子贊

立道德於不爭而巧論兵黜仁義於絕學而詳說禮
 有餘不足既莫定其所教有與無歟乃焉知其所體

聖像贊

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儼然聖容如在如在存自非化遍
 華夷而無隔道亘古今而不悖安得萬里之外百世
 之下遇之如旦暮仰之如日月也

又
衮冕九章王者之服求之與與之與亦唯有以得之也其諸異於人與不然何有百世之下榮之也乃如此其猶生也

又

高則日月大則天地忽焉卓爾拔萃出類贊之稱之能近取譬百世之下雖有智者其亦誰敢所置其贊又

所謂仰之彌高者豈在會繡衮冕王者章服之所能擬乎然非此無亦以儼然人望之則誰謂唐天子不

尊聖人也

阮咸贊

始乎太宇竹林之賢處世放達物莫能遷惟於聲律是其自然創造不窳足以自宣體如日月絃懸流泉琅琅乎韻於爾乎傳

嚴子陵贊

天上客星人間狂奴既犯帝坐辭歸江湖羊裘一竿皤皤眉鬚釣得榮名萬古攸圖

張果贊

維此胡蘆何有何無瞬息之間迸出騰駒不揣於本

唯未是趨幻耶怪耶誰知其符

寒山拾得贊

有而不有何所用掃至而不至何所用指

畫虎贊

其目眈眈其足蹶蹶切忌近前恐將為噬

及川隱君贊

闕閱之曹游宦在奧嘗為郡吏政先無告躬自節儉以懲惰敖趨急甚已仁義是道視民如傷莫不覆幬事親以孝其是深造中年解綬竹杖紗帽惟有山水不失所好多子偕貴陰德陽報

木邨孺人贊

生好懿德出配循吏婉婉貞心乃仁乃義以輔外政以主中饋貧素是安井臼是勤是以孝享吉蠲為饗琴瑟靜好不改樂易夫婦同德吉祥善事七男二女是帝之賜餘慶不知積善所致

雙龍圖

一陞一降相從以類澤靡不遍雲行雨施

硯銘瀧鶴臺所獻小泉侯赤馬海石所製云

瑟斯片石磨之不磷海於是產席於是珍美人之貽君子是親盛德大業遐不日新

硯銘

不言堅乎磨而不磷試諸爾質省諸吾身

佩墜銘併引

大同竹者攝州山田民屋所出蓋其椽也因大同年中所伐呼焉以其宜造簫笛及諸玩器世固尚之且以其千年内外物人獲之以為靈寶云令千種君行縣獲之斷以許賜門下士西江山人者山人又斷其二寸許遺參州固崎國伯機使之製以為佩墜伯機善余請為之銘銘曰斷竹為墜不以其長佩以出入可辟不祥

石金氏古鏃銘并引

與人石宣明以其家所藏古鏃并其記屬余銘曰是數世祖宣常者嘗在峽時所用以射甲者也案記宣常事先主以挽強聞先主欲試其能一日命蹲甲於太石步許地以待焉宣常乃抽一矢從容以進一發貫洞汰着石鏃入寸餘先主稱善賜氏石金以賞其能也鏃刃長三寸廣寸餘漸殺至鋒中腹開一竇形如圭而狹下其長廣各三身居一鏃長八寸重四垓其製蓋世所謂腸觿者也古色慘澹余觀之爽然自失想見其人因為銘且傳之以言曰古之射甲貫札

者楚有養由基我有源義家至今稱之不衰而猶未
聞有末力至穿石者則宣常其能為人之所不能為
乎然此猶是巧藝角力之士所尚而一旦應卒以服
衆者已君子胡不猶猶爾聞之宣常至後主時不遇
終太居奧瀨上戒其族勿仕曰吾雖不遇故去然不
得身赴國難以死而坐見後主身歿社稷從之者豈
其本志也且吾縱得保首領以整而何面目見先主
於地下哉則未嘗一日忘舊主乎即後主忌克先主
所遺故臣多矣終以至取滅苟使之中悔反之共謀
再舉者軍未又無復振惜哉武氏亡峽士或歸順

國家或散仕諸國富貴傳諸子孫以至今者何限况
宣常太則君臣之義既絕於是乎苟使之自為謀者
峽一流兵法何主而不可干而又何憂爵祿無以榮
子孫而乃何不可而不事二氏之義至戒及其族也
是為其能為人所不能為之大者乃叢爾巧藝之末
何足以際其人乎蓋宣常有節義君子而又多力云
夫人之興也鮮不用先德者而石金之祖有若人而
其所尚如此即子孫奉遺戒至今為庶人豈將有以
有義之後而興者乎此物在焉既已為之蓄矢之鏃
也久矣豈不亦有招之以弓者哉亦將在其人矣宣

明字子誼好學有節槩從余游者也銘曰其人後言
 百鍊之金昆吾所貴應卒尚起觸機而動既命之所
 無發不中摧剛破堅亦力是用徵於興後德為之重
 石耶金耶永言不馨

何足以此類其人乎蓋宣帝在時雖有子而此
 其誠其論幾入而不謂之六者以廣其德而
 不亦而此而不亦而不亦二內之義至始及其
 知一亦其志而此而不亦而此而不亦而此而不亦
 宜常公限其由之義則其是也

石叢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二

